



三之卷

極三

度

中、庸中

十五

物七

子

十二

四之卷

臨

二十一

聖賢

二十四

君子小人

韓名補義

自三五

二十四  
三

服部文庫  
117  
221  
2

117  
327  
2

辨名補義卷第三



日本

武藏 肥後

物茂 齋藤高壽 著 補

道部之三

極四則

極者道之名也謂準據之也如典刑法則是也先王建禮義及百制度以為與刑法則使民由之民準據之以執其中此之謂極也周官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詩曰思文后稷克配

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祭義  
曰因物之精制為之極大學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荀子曰禮者人道之極也斯先王建禮義以為極使  
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改而及之且協于其中尚書  
曰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之謂也故極有  
中之義故漢儒訓極為中職是之由斯雖非直以極  
為中之義亦古未相傳之說已  
朱子以極為至極之義是其意謂人君躬行人倫之極  
以為萬民標準也夫先王之道貴賤尊卑各立人之

所皆能者為教豈至極之義哉祇人所皆能者莫至  
焉則亦在所見如何也然極之字義以準據為主意  
也何則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人有舍之為準據者  
哉其他皆傍音耳如北極亦人所以為準據也極之  
義可見也豈至極之義乎洪範曰威用六極斯謂準  
據此者觀夫天道也此亦非至極之義也

易有大極漢儒以為元氣宋儒為理之尊稱皆非也易  
者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也大極謂陰陽也聖  
人之作易立之以為準據以為天之道者也易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莫非示民所準據者陰陽是

則又其統會者故曰大極也即說卦傳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故大傳又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豈不然乎夫易也者以一陰一陽為之道為之極分之以為兩儀又分之以為四象又分之以為八卦八卦定吉凶生大業者也故大極者即陰陽也陰陽之為象也剛柔剛柔之為形也奇隅奇隅而四象生焉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又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可見陰陽者聖人之作易之極也蓋伏羲仰而觀而俯察以見夫無適非陰陽剛柔者河圖之數五十有五見夫

無適非奇偶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哉以見夫陰陽剛柔之中又有剛柔陰陽無有窮盡故畫之耳故曰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也故唯陰陽剛柔易所由生故聖人作易後人讀易者亦必以陰陽為準據可以得其義也由是而畫一畫者二是兩儀也又畫二畫者四是四象也又畫三畫者八是八卦也老子亦學易者故多說謙指卑退之道其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者亦是義解其畫者乃曰道生天地是生天地是一生二天地生人而三才之立是二生三夫道生天地得言一生二天地生人豈得言二生三乎亦不

知而妄說已漢儒以兩儀為天地示其意而傳會以  
乾元坤元故曰太極者元氣也夫乾元坤元傳既分  
而言之豈有一元氣乎且一元氣渾々爾何以得謂  
之極哉凡古所謂極者皆所以示民也必不然矣宋  
儒貴精賤粗故立理氣之說而以理為大極然大傳  
三極之文其謂之何其每可知也大氏極皆以易見  
者言之使人不惑而諸老先考以其高妙難見者言  
之使人惑亦不知古訓故也凡大傳文言說卦等皆  
讚明周易之辭也齊大史子與稱孔子之言可見也  
無極出乎老子也此則所以廢聖人禮義之數也故多

以無極無為言之夫聖人之教有極有為已矣洪範  
有極有為有守之義可見已無皇極孰准據之乎弗  
為胡成之乎聖人之道有極有為已矣故曰易有大  
極而不言無極其義可見也佛家取老子之語及易  
以立其說故汰思觀曰無極而大極僧杜順述之以  
傳鶴林寺壽涯涯傳之陳希夷周茂叔相傳之作大  
極圖說朱子祖述之曰本然之妙理遂立體用本末  
未發已發之名而為學問之大要也夫事理體用之  
說亦佛家之言也華嚴疏曰體用一源頭微無間又  
曰事則理理則事宋儒祖述之而排斥佛豈不惑

乎哉仁齋先生論之者是也陸象山亦非大極圖說  
不亦具哉學者其審諸

### 節度一則

節度皆道之名也聖人制禮以定之分是之謂度貴賤  
上下之分有所限而不可踰越者是之謂節聖人之  
制禮樂猶竹之有節而本末大小應其分也故謂之  
節也周禮曰上公以九為節侯伯以七為節子男以  
五為節之類是也夫公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以序  
守之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僭所謂度  
也周官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又曰以九式均節財用

易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儉當位以節中  
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又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論誥長幼  
之節不可廢也樂記曰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  
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曰禮節民心曰大禮與天地  
同節節故祀天祭地曰風雨不節則饑事不節則無  
功曰飭君臣父子之節曰禮之末節也曰樂之末節  
也皆以有所限而不踰越言之此皆禮樂量度之謂  
也曰發而中節曰樂有節也曰君子無節不作曰節  
之云者守其限而不敢踰越也曰大節者乃謂禮義之

大限也自有聖達節次守節之言而後世遂有節聖  
節婦之稱以命其人之德已

中中庸中和十四則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聖人行之則為道之名君子行  
之則為德之名或以為性情之名也如允執其中舜  
用其中於民湯建中於民是道之名也其解見盤庚  
君雅盤庚曰各設中于乃心式敷民德君雅曰民心  
罔中惟爾之中斯中者聖人之所獨知而非衆人之  
所能知也蓋天下之理以無過不及為其至故  
人無賢知無愚不肖飲食衣服寒暖剛柔以至於百

爾雜事唯中是求自生民以來為然孔子曰中人之  
情也此之謂也斯中者雖人恒性情之殊其性其猶  
面然故所見以性異人殊其所見故所見以居殊而  
中不定焉賢智有過之愚不肖有不及十人十義百  
人百義千人千義人人殊塗異慮有餘則侈不足則  
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斯則所以無主乃亂也商書  
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此之謂也斯人者天之  
所生也故惠之矜之以將從其取欲以綏之若有疾  
於是乎降哀于民以生聰明人使之為元后君師率  
民恒性建中以道民心也周書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又曰勤哉我民若有疾尚書曰惟天降哀  
于下民若有恒之性綏厥猷惟后又曰惟天生聰明  
時乂此之謂也

堯之德聰明故天使之為民父母於是乎堯唯天為大  
古相上帝建中以為極以道民心以寵綏萬邦周書  
曰曾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又曰惟天惠  
民惟辟奉天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此  
之謂也帝堯既老將遜于位於是乎舉虞舜于側繼  
以歷試諸難遂讓帝位舜固辭帝教曰詢事考言汝

之績既庶矣惟天之所歷敘之數在汝身汝美得辭  
之乎汝直陟元后汝升元后則宜稽首于衆言已從人  
信執其中以綏天下也如四海困窮誰戴汝乎然則  
汝之祿永絕矣讓之於是乎虞舜終禘帝位執中以  
御天下中於是乎始建矣

舜能奉帝之教舍己以咨四岳詢群臣謀藹藹而誓諸  
古以揚其善而隱其惡執其兩端將用其中于天下  
然言語之教知不足家至而日見之於是乎協庶品  
之自然窮萬事之終始順民恒性定諸侯卿大夫士  
庶人之分設度量立權衡定規矩為准繩分吉凶明



好惡以作為禮樂刑政以為民極道其志以執中於  
是乎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民皆有中庸  
中和之德也仲尼所謂道之行者是也夏書曰明于  
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周  
官曰以刑教中則民不競商書曰建中于民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周官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以地產作陰德以中  
禮防之以天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孔子曰禮者所  
以制中也又曰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之所由令也  
又曰事舉其中荀子言曰謂中曰禮義是也是先王

建中以為極使天下之民皆由此以行焉故極或謂  
中職是之由凡先王之所建禮樂瀆義百爾制度是  
皆中也是皆極也書曰皇建其有極記曰君子無所  
不用其極此君子制心小人勞力之中道唯斯已矣  
中庸書援引具至而載孔子釋舜執中之義唯謂好問  
以舍己從人執其兩端之中以用之于民而戒自用  
自專逆古之道斯已矣由是觀之大禹謨執中之義  
亦可知也舜老讓天位于禹禹亦固辭帝又以天之  
曆數讓之以執中教之乃曰民心之所以危殆者君  
上導之微少所底也汝陟之居當精一禮樂之教以

導其心也。夫智之大在好問道之行在得中。汝敷  
父命于四海當言必極。言謀必及衆而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天下也。汝自以為有德謀不及衆而自用。汝  
自以為有智言不極。言而自專。政教逆古之道。悖民  
之心。汝與誰守邦乎。裁必及汝身已矣。斯可畏。非民  
子可愛。非民子當君人相順。天下安寧。夫天矜于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汝當慎。汝在位以修民可願以  
安民心也。四海之民困窮。九有以凶。而汝之祿永終  
矣。故戒之曰。弗誓之言易聽。弗詢之謀勿庸也。夫以  
虛受人而人心感。百事成矣。雖然。舍己從人者。凡人

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故聖人之制。極不可多。  
不可寡。唯其中。故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  
必者。餘也。又辟如建都。建諸東則西諸侯弗之便。建  
諸西則東諸侯弗之便。故先王以土圭測日景。建諸  
土中而後天下諸侯道路均矣。豈能一一均哉。雖亦  
一一均矣。然亦不甚相遠。而人皆可勉強以至焉。故先  
王之道。雖不遠人之道。而人不可以勉強者。則中之  
謂也。祇先王之知大仁至。而其思之深遠。不唯圖安  
於今。亦必養之。成之以俾永安之。弗傾也。其所為道  
乃後有若行遠而不近乎人情。幽則子不易。諸焉是。

聖人之所以為可窺測也故後世君子非學孔子所  
傳七十子所述則弗克知其義也後世儒者其知見  
小其思也淺而其標志也銳是以不能務遵先王之  
道以求其義而欲成德於已成治於民豈不過哉顧  
求以言諸蓋之故已其如程朱二先生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以極乎精微之至仁齋先生唯取易行者為  
中而所擇乎先王之道者皆坐是病故也孔子曰君  
子之行以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後世儒者嘗  
欲舉其中則度於先王禮義也度於先王成憲而忽  
者未之有也

所不能唯帝克之故以勿勿戒之其義可見也  
大禹受命于神宗能奉舜之教而統天若以惠惟民能  
若魯古言已從人唯昌言是拜內則兼于帝外能敷  
禮樂之教于四海以道民心使之安寧申之受洪軌  
九疇之錫以建皇極以擾萬邦故日月所照風雨所  
至莫弗率俾成湯續禹之緒建中于民以禮義為極  
使民制心節事垂之後昆於是乎盤庚設中于心式  
敷民德武王亦兼箕子之教以建皇極成王兼之以  
作禮中德率自中為教楊王命君雅申先王舊典時  
式使民執其中於是乎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

之以成中庸之德也仲尼雖生衰周使束脩小學禮  
義以拳拳服膺俯而就之企而及之以會其有極歸  
其有極已論語家語大小載記所載可見也故中也  
者極之義道之至也堯舜既建斯道以後禹湯文武  
仲尼之成其德為其治者唯斯已矣是故禮樂濫義  
百爾制度者君子執中制心之定體也後世人君欲  
行仁政者當奉義之以使萬民正過不及以成中庸  
之德也學者欲成中庸之德者當奉義之以拳拳服  
膺俯而就之企而及之以成其德也夫仲尼所以歎  
道之不行者以睿智過之愚不肖者不及之也學者

如以中為無定體何以標準之正其過不及以執其  
中乎如欲任胸臆以正其過不及以成其德者非聖  
人之徒也詩云士也無極二三其德其義可見也故  
以中為無定體者不知聖人之教言也

危先王之所立禮義百制度是皆中也其皆極也然先  
王之所以為中者非以己所見故建夫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精微之理以強天下之民使從其所好也亦  
非建斯極而使學者由是以求夫不偏不倚無過不  
及之理也唯其以安天下為心故應諸侯卿大夫士  
庶人之分建斯中以為極使天下之人皆由此以行

然後天下可得而統一不亂耳故先王之所建莫非  
不甚高而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可勉強行之者故  
賢知者俯而就之愚不肖者企而及之是所謂中也  
極也詩曰不知不職順帝之則書曰無偏無陂遵王  
之義無有作好尊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  
無黨王道蕩々無黨無偏王道乎子無反無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之謂也辟猶教孝也孝  
者德之本教之所繇生也故人之行莫大於孝然王  
侯卿大夫士庶人其孝不同焉此聖人所以貴賤異  
其分尊卑殊其中也辟如祭祀也君子大牢而祭謂

如曰中庸道之名也又為德之名也中者無過不及之  
謂庸平常可行於民之謂也聖人以聰明睿知之德  
盡心力智巧以制禮義為民極謂之中庸之政故高  
明精微廣大者悉存焉故上自王侯下至庶人可常  
行以執中之道也故謂之中庸也道之名也王侯貴  
之士庶人由之成其德謂之中庸之德也故有小人  
中庸民之中庸之言也故自忠信孝弟以至百德行  
中禮義者謂之中庸之德也故單謂中庸則道之名  
而禮義之謂也喪服四制曰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  
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

也此中庸之義可見已故禮義也者皆中庸之謂也  
禮義之外非有中庸也夫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  
之端女子十五而笄有適人之道故聖人因陰陽以  
制昏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使其極不是適也  
此昏之中庸也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  
一廟庶人無廟唯四時祭於寢已祭天子犧牛諸侯  
肥牛大夫索牛士羊豕庶人無牲唯有菜菓已使其  
極不是適也此廟祭中庸也先王之制禮義皆賤異  
其分尊卑殊其節故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  
有以大為貴者有以小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

下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有以文為貴者有直而行  
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  
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  
擴也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立之中者也故  
自王公大人至於士庶人常率由先典章則靡弗獲  
中庸君子小人道中庸則天下國家靡弗平均故孔  
子恒稱中庸為是故也明于五刑民協于中以刑教  
中此聖人之所以設禮樂刑政者欲使民微其異物  
于中而已孔子之時周道衰微禮意廢違國異政家  
殊俗故民任意而行之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

義天下泊之無皇極凶紀綱故鮮有中庸之德故孔  
門之學以中庸為要嗚呼當是時獨標先王之禮義  
舉奉服膺中立不倚至死不變者豈非難乎殆自又  
辭爵祿平均天下國家邪故孔門之徒依乎中庸奉  
舉服膺以成其德為至矣伯魚子路子夏子張之乎  
禮義儼然可見已又子思之論曾子之愆可見已  
戰國之時又有其材不及中庸之言世俗流傳雖非其  
本義亦可以見古言已如庸字樂德亦有祇庸用之  
神祇者為祇用之民者為庸書所謂庸庸祇祇周禮  
所謂民功曰庸豈一義子哉宋儒昧于辭務為精微  
之辨亦余聖人之道誤矣

中和者禮樂之德名也周官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  
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又曰以地產  
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天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  
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  
致百物又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是和者和順之謂  
也先王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  
是中也孔子曰禮者所以制中此之謂也其制樂八  
音在聲相和以相濟猶五味之和以養人之德以感  
召天地之和氣亦率人情所悅而和順以導之以俾

天下之人和順道德以成其俗是和也樂記曰樂者  
天地之和也又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之不  
可以為偽也此之謂也

如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亦中和相因焉所謂中者禮義之謂也蓋中者性  
之德也人之宜節本非若禽獸之偏雖知愚賢不肖之  
有異皆莫弗求無過不及之理自生民以來為然  
所謂中人之情是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之時既有  
是德聖人之建道若有是恒性而無欲歛所謂中人  
之所由令是也故天下萬事制度莫不本焉故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夫禮樂之教以養人之德故能使  
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以見先王之道與人性相  
和順而不悖已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率性  
之謂道意已故禮樂者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也  
是故聖人以禮樂致中和合天下之化而天地位焉  
合百物之產以事鬼神而萬物育焉以諧萬民以致  
百物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釋周禮之言  
也記云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  
鬼神窮乎四極遠而測深厚此之謂也宋儒昧乎古書



又不知古之道故其解皆誤矣

周禮又有樂六德孝友祗庸中和是樂後兼有中稷兼祗庸言是則樂六德亦兼禮者可見祗庸和樂自禮樂生者已知樂者天地之中中和之經無禮樂言之蓋不容立聲與禮相和相濟則自然無過不及之病也樂記所論可見也

如周禮智仁聖義中和六德之中者以冬官所成之德言之也君子與人交盡其中心謂之忠德也記曰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則與是中同焉非中庸之中也夫冬者以藏萬物為德也冬官所職亦如之以富

萬物為職以盡其中心為德故中者冬官所成之德也是中者非中庸中和之中則與忠同焉

如周禮六德之和者司徒所成德也言冬學六官之教各成其德有此六德之別也柳下惠之和亦同皆謂其與物相和順而不忤違也周禮以為司徒之材者司徒教五典擾兆民官也故能學司徒之職者所以生和德也故以為司徒之材也

如日中養不中稱美質為中蓋世俗之言也日時中者謂以時進退求合禮義之宜也與時措之宜同意中太甚非中庸中和之中也學者其審諸

物七則

物者先王之所立道之名也禮器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是也德行與道藝謂三物也大司徒所以教萬民  
之道唯斯也矣師氏職曰養國子弟以道此三物  
稱道可以見也其德六其行六其藝六六藝之中其  
禮五其樂五其射五其御五其書五其教九凡五禮  
之別三十有五三物之教六十有八此聖人所以教  
萬民之道其盡於斯矣故物者道之條件也古之人  
學以求成德於己故教人者教授條件學者亦以條  
件守之六藝皆成德之節度也鄉師鄉老鄉大夫列

長黨及師氏保氏之屬奉以教之萬民奉以為道  
故曰聖人之所以教萬民之道唯物已矣

曰以御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此謂鄉射之禮有是五道  
也如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此謂以五典為民之常  
也周禮故闕大司徒之職五典之文故斯章錯簡在  
五地之物生之下故鄭玄以五物為五地物生誤也  
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其餘辨之教契穆  
王命君雅皆司徒之職以敷五典為更詳也故知地  
官闕五典之文也吳徵既補大司徒之職以五典之  
文而次之以斯五物之章可謂大獲吉訓也雖然以

力無爲達道者誤也五典則五常也康誥及大史克之言可見也詳論于周禮復古篇也

易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是謂建斯二者爲大極以爲條件故曰物也乾坤其易之門邪其義可見也

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在傳少康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皆指其禮典言之

易大象傳曰言有物而行有恒緇衣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蓋古之君子非先王法言不敢道也所言皆則古昔見謂言有物也由禮物之義也如在傳卿大夫之言言必復禮元亨利貞之辭出則如見次賓之類

皆孔子所以爲教也如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懷寶迷其邦又如宋玉曰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可見古人學詩書其言爾雅如此是皆所謂言有物也言其不佞臆肆言必誦古言以見其意已曰行有恒恒謂恒久也曰行有格者言不待格徒記憶古言而言之已至於行則必求得諸身故曰行有格格則恒久故又曰行有恒其義一矣故格猶恒也言不唐由古訓誦之行亦得久之道矣此皆謂聖人之道而言行得其正之義也

大學格物亦謂學三物也地官之職唯在改德行察道

藝而興賢者能者耳故孔門之徒奉稱其遺教曰格  
物格猶學也所謂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又學德  
行道藝而后知人之所以爲人也故修身正心誠意  
致知亦在格三物而得之故曰致知在格物也凡物  
皆其本亂而未治者不曰審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  
厚未之有也夫民學德行道藝則知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本必自修身始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致也  
故又曰物格而后知致此謂知修身之義也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皆以修身爲本故君子必本六德六行而  
末藝術始于書數與御而終于射與禮樂學者則知

所以先後之義則近知道藝大意矣曰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之謂也鄭玄以格爲  
求以物爲事朱子解以窮理窮理者聖人所以作易也  
故窮理者證明聖人作易之言也其上下之文可見  
已豈可望之學者哉且其解曰窮至事物之理是格  
物如窮理而後義始成焉可謂文外生意豈非妄乎若  
除窮理二字則爲至事二字則不知何謂也鄭玄來  
事亦然故知鄭朱之言不古訓也古所謂知至者謂  
得諸身而後知始明也而朱子欲窮在外者而政者  
知可謂強已孔子曰好學近乎知曰能治德洽者爲

有智孟子曰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此君子不學  
開國大祖聖人所達之道則不能教其智可見也故聖  
人之道必先三物也嗚呼今之世三物既亡四術  
多缺君子何學無已則六籍而已矣藝諸孔子所述  
七字所傳則其義可知也其義昭明而后可以修身  
可以安天下國家也故曰今之為物唯六經而已矣  
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亦謂學問之道也學而成  
德於己以其後來統會者是故曰仁也所受教之  
條件有成功有成功而后知是焉故曰知也是所謂  
物格而后知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亦謂此也教之條件其教甚多故曰萬物  
皆有於我之事也故曰皆備於我習之熟而後為我  
者為我有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謂反身而誠不  
爾謂天地間之萬物備於我則孟子時豈有此况唐  
之論乎是皆不如古言之失也如子產稱博物亦然  
謂博道藝也又如其次致曲亦謂學曲禮而有諸身  
也曲禮在彼習之久而身有之如自彼來至故曰致  
古學問之道可以見已

學十二則

學校庠序四者聖人教萬民之宮也昔在聖人相上帝

綏兆民自經緯天地始經緯天地自鄉遂井田始經  
畧既正而后教化行行教化敷文德自學校庠序始  
故學則四代共之周人兼虞夏有殷制而文之祭  
義曰天子設四學此之謂也虞曰庠夏曰序殷曰學  
周曰校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明堂位曰采  
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  
宮周學也此魯曾有四代之學者以天子之錫也學校  
庠序各雖異其制其教則一也周人之政多由殷故  
皆以學稱之諸子傳記所載可見也如曰學曰大學  
者刑殷與周之制也有虞氏儉而質故周人以虞庠

為黨學也夏后氏文於有虞氏故以夏序為州學也  
殷文於夏后氏故以殷學為鄉學也辟雍猶以殷人  
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苑中殤下殤以有  
虞氏之屋椽葬無服之殤也學有大小故禮亦有備  
畧也器亦從之庠之所重鄉飲酒之禮也故黨共廩  
器序之所重鄉射之禮也故州共射器學則藝皆  
備故鄉共吉凶禮樂之器此則選俊造進之士所以  
異也王制以為大學在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天子  
曰辟雍諸侯曰頽宮斯不知先王之禮之言也朱子  
以為學問有大小之方者亦不知先王之制也

先王之制土田也以不易之田百畝為一家之田也以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黨者五百  
家也建之乎其子弟所學之宮謂之庠因虞之制也  
黨正掌之學記曰黨有庠此之謂也五黨為州州者  
二千五百家也建之於各黨選士所學之宮謂之序  
因夏之制也州長掌之學記曰術有序此之謂也州  
或謂之術管子可見也五州為鄉鄉者萬二千五百  
家也建之於各州俊士所學之宮謂之國字因殷之  
制也或謂之瞽宗大司徒掌之大司樂佐之學記云  
國有樂此之謂也王城虎門之左設國之貴遊子弟  
所學之宮謂之校其宮在王宮之東故或謂之東膠也  
內則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此之謂也東膠者具庠  
序瞽宗之制故謂之大學也大師大保掌之師氏保  
氏佐之其所學次第則如內則所載也此則周人  
所以教萬民之道也賈誼之賢亦不知之以為八歲出  
就外舍束髮就大學尚書大傳以為十九入小學十  
八入大學又二十入大學漢志白虎通及鄭玄以為  
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以為學問有大小之  
分者皆不知先王之制也

先王之設庠序學校也雖有東西南北之別及大中小

之差大司徒所教者皆三物而已矣故正月之吉鄉  
老及鄉大夫受教瀆于司徒退而頒之其鄉史使各  
以教其治以收德行察道藝於是乎當定則正歲屬  
民讀司徒教瀆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蒞校比以  
其書入于州長三年而大比而取其秀者升之于州  
長謂之選士也州長試之子序三年而大比取選士  
秀者登諸國學謂之俊士也鄉大夫及羣吏以歲時  
論俊士之秀者登之司徒司徒試之于國學以與賢  
者能者謂之造士也學記曰比年入學此之謂也其  
升于司徒者則雖七尺以上六十以下不征於鄉皆舍

之既登之于學亦同雖七尺以上六十以下不征于  
司徒皆舍之周官曰賢者能者皆舍此之謂也及乎三  
年大比改造士之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  
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飲酒之禮賓之于東校  
學記曰中年考校此之謂也厥明鄉老及鄉大夫大  
樂正論造士之秀者獻其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  
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礼立物詢衆庶而取  
其秀者及登之于司馬謂之進士也司馬論辨官材以  
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  
定然後祿之此之謂也人使民與賢出長之使民興



能入治之也德行道藝兼備謂之賢有道藝無德行  
謂之能也此則先王所以立學膠設庠序而育  
人材器用之也王制以為有大學小學朱子以為學  
問有大小之分者皆誤也宋黨正州長鄉大夫之職  
皆曰攷其德行道藝則三物之教則君子終身之業  
而朱子以屬小學之事而別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修身為大學所教豈其然乎然則周禮所載者非邪  
夫大學所言者唯在格物而致知以下皆其效驗已  
所謂格物亦謂格學道藝也學蓋周之禮而論物

之字義則匪聖人之徒也詳論學校圖說故不贅焉  
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文秋冬  
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  
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  
庠內則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  
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  
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  
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庠序學膠瞽宗所習之禮  
皆三物而已雖然其宮室之制亦因前代異是其所  
以殊名也大學具庠序瞽宗之制亦可見已朱子一

既成爲大小學者豈非謬乎王制曰凡入學以齒將  
出學小昏大昏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  
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  
不寔王親視學不寔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是古所  
謂入學謂適學也文王世子曰始之養也適于東序  
可以見已非若後世養生徒於學者也朱子昧于古  
禮自謬矣

學者謂字先王之道也周之王天下也其教之所先者  
在三物六鄉所奉四海所學唯斯已矣其後之所教  
者在四術樂正氏所以造士孔子所以教東修唯斯

已矣故後世稱先王之道者唯在詩書禮樂故學之  
亦學詩書禮樂而已矣是謂之四教又謂之四術  
詩書者義之府也禮樂者德之別也故不學斯四者  
如知仁信直及敬恭勇剛莊之德必有蔽焉德者所  
以立已也義者所以從政也故詩書禮樂足以造士  
然其教之法詩曰誦書曰讀禮樂曰習春秋教以禮  
樂冬夏教以詩書假以歲月隨陰陽之宜以長養之  
使學者優柔歡飲于其中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自然  
德立而知明焉要在習而熟之久與之化也是古之  
教法為爾論語所謂博文約禮者是也雖然先王之

道所以安民也。故學先王之道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德不可得而成矣。故孔門之教，必依於仁。苟其心常依先王安民之德，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於食之間不敢與之離，則德之成也速，而可以達先王之仁心也。雖然，先王安民之教博而大矣。故孔門之教，又必依中庸所謂禮義是也。君子學禮義以成孝弟忠信之德，辟知登高必有卑行，遠必有自邇，由此以進，庶乎足以馴致高明廣大之域也。論語曰：孝悌為仁之本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可以見也。是孔門之教，非故求勝於先王之教，蓋世衰賢者不用，退而獨善其身，而求諸見聞，其不肆然自恣者幾希。

學問之道，以信聖人為先。蓋聖人知大仁至，而其思深遠也。其所立教人之法，治國之術，皆有若迂遠不近人情者存焉。乃後儒好自用其智，而信聖人之不深，故其意謂上古之法不合今世之宜，遂別立居敬窮理主靜致良知種々之目焉。是皆其私智淺見所為耳。殊不知道無古今一也。設使聖人之教不合今世之宜，則亦非聖人為。故學者苟能一意遵聖人之教，以學六經習之久，與之化而後能見聖人之教，且萬世有不可得而易者也。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

也豈不合今世之宜乎

讀書之道以識古文辭識古言為先如宋諸老先生其  
直質聰敏操志高邁學漢唐諸儒所能及哉然自韓  
柳出而後文辭大變而言古今殊矣諸先生生於其  
後以今文視古文以今言視古言故其用心雖勤卒  
未得古之道者職此之由及於明滄溟先生始倡古  
文辭而士頗能讀古書如讀後世之書者亦有之祇  
其所志僅在丘明子長之間而不及六經豈不惜乎  
然苟能遵其教而知古今文辭之所以殊則古言可  
識古義可明而古聖人之道可得而言焉學者其留

而在外者收斂以歸諸身故曰約之亦不必求諸心  
也是博文約禮先後之序為爾至於知行則不然知  
者謂真知也行者謂力行之也力行之久習熟之  
至而後真知之故知不必先行不必後如曰非知之  
難行之惟難行必力之故曰難知不容力貴默而識  
之故曰非艱古之道為爾朱子之據大學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脩身以立知先行後之說殊不知大學所  
謂格物者亦謂習其事業而熟之自然有所得而後  
知生已如孟子德慧術知亦然唯德慧唯術生知  
亦古言也朱子以窮理解格物殊不知窮理者贊聖

人作易之言也。豈學者之所能哉。天下之理不可窮。盡故立一旦豁然之說以濟之。夫小道小藝亦皆有悟然一事有一事之怡。一節有一節之怡。嚮者所不知。今者忽然知之。謂之悟然。豈有所謂大悟者哉。浮屠以出離生死為學。而生死不可出離。故有大悟之說。今推以合諸聖人之道。豈有之哉。果其說之是非。非行之難知之艱也。其於經文豈不相反乎。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皆格物之功效。可見其不心分先後。陽明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可謂聰敏之至矣。然亦不知遵先王之教。豈不惜乎。

者不為鮮矣。則或忘所道為先王安民之道者。勢之所必至也。故孔門之教。以依於仁為成德之要。焉。世衰不興行。中庸之德乃鮮矣。其之不立。何以能學。故先王孔門之教。又以孝為至德。為道本也。以志信為進德為行之本也。是以雖千萬世之後。學聖人之道者。必以詩書禮樂為本業。以依仁與中庸。求成其德。則亦為不畔於先王孔子之教已。

朱子論語集註曰。字之為言。效已。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仁者先王曰。學者效也。覺也。有所效法而覺悟也。字字之訓。兼此二義。而後其義得盡矣。所謂效者。

猶學書者。初得臨摹法帖。效其筆意點畫。是而所謂  
賞者。猶學書既久而後。自覺悟於足用筆之妙也。  
是。不知先王教瀉之言也。何則是。二先生皆不務學  
聖人之道。而務學聖人者耳。故欲效法聖賢所言所  
行。以悟聖賢之心。辟諸大匠授人規矩。而其人。不遵  
其規矩。以學之。乃欲效法大匠之所為。以悟其用介  
之妙。則其不傷乎創製者。幾希矣。豈不謬乎。且學之  
為言。效也。本言效之音。轉為學之音。已然。效學一分。  
豈可即以學為效乎。徒以學義為辭。苟使無先王教  
法。猶之可也。今舍先王教法。而欲從其所好。乃旁援  
字義。為之解。適足以見其小學之過也。且孔子之所  
傳。非六經乎。當其時。亦安知有所謂論語中庸大學  
孟子者哉。蓋宋儒以論語孟子合諸大學中庸。命曰  
四書。加以小學近思錄之類。以立一家之學。其意既  
已弄髧六經。尚且有所忌憚。而未敢明言之。今觀世  
之傳其學者。可以見已至於仁齋先生。乃公然抗言  
而曰。三代之時。教法未立。學問未闢。直至孔子始斬  
新開闢。猶日月之麗于天。而萬古不墜。故三代之前  
之書。當以三代之前之說求之。孔孟之書。當以孔孟之  
意解之。果其說之是乎。孔子所苦心訪求者。乃無用

之長物而門人孟子之功及大於孔子豈亦妄說之  
其美故不求諸先王教法而別立學問者若此非  
孔子之旨學者其思諸

朱子知之說本於博文約禮然古所謂知行與博文  
約禮所指不同也博字於文之謂詩書禮樂故其所  
學而知者在知義在知禮在義則謂知其所以制作  
禮樂之文義已在禮則謂知經緯天地以封國設都  
建官分職及其節文度數已不必求深知天地萬物  
之理性命道德之奧也約之以禮謂踐禮已其所学  
而知者在外而不在于已至於踐禮以行之而後其散

朱子以居敬窮理為學問本領其過在不尊先王之教  
求理於心而心昏則理不可得而見之故又有居敬  
之說以持其心心豈可持乎哉皆以臆度言之而未  
嘗親為其事者也故其說如可聽為俗人所悅皆出  
於私意忘作非古之道也觀敬與理之別其誤可知  
也

孔子好學論語屢以自道宋儒不知其義以為謙辭仁  
齋先生以為稽古補偏皆非也夫道者先王所立非  
天地自然有之焉生民以來數千歲更數十聖人之  
心力知巧所成而非一聖人終身之力所能為故雖

聖人不學則不能知道是孔子所以學也後儒徒聞  
老氏之說以為道者天地自然有之苟有聖德則道  
舉而措之故其說皆窒碍不通矣  
仁齋先生曰學問以道德為本見聞為用非若今人專  
以讀書冊講義理為學問者比焉殊不知學者學先  
王之道以求成德於己耳故道德之外豈有它哉何  
本末之有也且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孔子  
惡夫佞者今世以讀書冊為非將何之為世所謂道  
學先生自有此俗態豈不醜哉且所謂見聞為用者  
引子張干祿是自干祿之道豈學問之次哉書六經

意諸

辨名補義卷第三終



辨名補義卷第四

篇目

德部之一

德二十四則

聖賢二十三則

君子小人二則

辨名補義卷第四篇目終

辨名補義卷第四

日本

武藏

物部茂卿著

肥後

齋藤高壽

補

德部之一

德二十四則

德者得也。謂人有所得於性，或有所得於道者也。有聰明處，知得諸性者，此之謂聖人。如二帝三王、孔子是也。又有頑嚚傲慢、暴虐怙終，得諸性者，此之謂凶德。惡德穢德、暴德如蚩尤、桀、紂、丹、朱、象、商、均、盜、跖是也。

或學先王之道以成其德者有之此之謂君子樂記  
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國語曰成禮義德之則也是  
也或雖不學道得一德於性者有之如江革王祥是  
也是人各有所得於道或有所得諸性合以名之曰  
德也韓非亦曰德者得身也是也人或得諸性或得  
諸學皆以性殊焉夫性者人人殊故德亦人人殊焉  
雖人人殊焉有所得于道謂之有德也苟不協于道  
則不得稱有德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  
者先王所制作也故謂之先王之道也孔子所謂吾  
道者是也故後世君子學之以得諸身故曰德也樂

記鄉飲酒義所言可見也故孔門之教者唯學是  
崇故忠信雖有如孔子者不得於道則以為不肖者  
也孝養雖日以三牲不以其道則以為不孝者也故  
孔子之教在學焉六蔽之義可見也韓非曰道有積  
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是韓非雖譏聖人其在秦  
之初故所以存古訓既若茲  
夫道大矣自匪聖人安能身合於道之大乎故先王立  
德之名而使學者各以其性所近據而守之修而崇  
之如虞書九德周官六德及傳所謂仁智義禮忠信  
恭儉讓不欲剛勇清直之類皆是也蓋人性之殊辟

諸草木區以別焉。雖聖人之善教，亦不能強之。故各隨其性所近，養以成其德。立而材成，然後宮之。及其材之成也，雖聖人亦有不能及者。如瓊之於樂，禹之於行水，稷之於藝殖，皆堯舜所不能及也。故聖人之敷教，因其材成之。故使樂正氏教三物，四術為是故也。孔子之施教，亦唯以四術。故詩之不諫，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自以為其過也。此以詩書禮義之府，禮樂德之則故也。子思將軍文子所以稱孔子，亦以此。子思曰：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將軍文子曰：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此孔子成文德也。必以四術可見已。顏子之信，子路之勇，子貢之敏，子張之莊，皆於孔子。故告子路以勇，子張以莊之類，皆隨其性所近，以道之已。及其德之成也，如四科及賜也，達由也，果求藝可以見已。其所以養之成之者，則在禮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論語曰：若藏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謂學禮樂以成其德，則四子皆可為成人也。成人者，成德也。文之者，謂

德成而有光輝也。非自外傳丹臚也。是皆以一德言之。不必兼衆德也。聖人之心。豈欲人々兼衆德乎。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此以德多少為大夫諸侯。則不求備。士庶人者。審矣。唯天子兼衆德也。書曰。翁受敷施。九德咸事。可見已。是上古聖人所以立德之名。以教人也。

朱子解德曰。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夫道者。先王之道也。傳曰。苟非其久。道不虛行。則其德未成。安能行道乎。身其意。以道為當然之理。故有是解已。且德固不可離心而言。然僅以心言之。烏足以為

德哉。鄉飲酒之義曰。德也者。得於身也。朱子意謂不言心而言身。猶淺矣。不知古言之失耳。古無以身言心對言者。身心對言。自佛氏始。凡言身者。皆謂已也。豈外心哉。孟子曰。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狀德之言也。豈徒得於心之謂哉。夫徒巧其言。令其色固。不可以為德。然徒得於心。其失均焉。且不以禮樂而以心。是謂之不學無術焉。不知先王孔子教人之道故也。

如仁齋先生以知德自負。乃爭性與德之名。且亦誤讀孟子。而至謂擴克四端以成德。則與朱子何別。既不

屬諸堯王又不知德以性殊徒謂如藥有治病之德  
如火有烹飪之德是其所爭在全於養之後與全於  
性初已故其所謂德者皆當其未成而言之有名而  
無實亦宋儒之歸哉

有曰以德曰尚德曰知德曰德不孤曰懷德曰好德曰  
亂德曰考德之類皆指有德之人也執書之義可見  
也太甲曰德惟治否德亂是亦指有德言之曰暴德  
曰逸德者指小人言之

又有對怨而言者如曰以德報怨曰有德色皆指思惠  
而言之

有曰積德曰實德令德是指有德而言之皆對穢德昏  
德凶德惡德而言之皆以有所成而謂之德已

有曰敬德者是謂敬政教能治之也太甲曰懋敬厥德  
克配上帝君奭曰其汝敬德明我俊民召誥曰惟王  
其敬德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又曰王其疾敬德  
相古先民有夏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之類皆  
以敬政教言之後世所謂與敬德異也天子雖善敬  
德其澤不及兆民亦徒善已

一德者謂君臣同其心以為治教也咸有一德所言是  
已二三其德者治之所以不成也故伊尹戒太甲以

此言也常厥德亦同焉故曰厥德匪常九者以凶其  
義可見已匪若後世所謂德也

允德謂王者修其身民信服之也太甲曰王徂桐宮居  
憂克終允德又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可以  
見也

達德者謂德之通天下之人人皆有之者也達之字與  
天下有達尊三之達同為是謂爵與齒德者天下之  
人々皆尊之者也子思以夫婦之愚不肖所與知能  
行言之則微乎微乎豈孔門之舊哉因子思有此言  
而孟子言仁義禮智人皆有之而道德之名奈焉

敷文德者謂敷禮樂之教以化之也即文命之義也故  
曰帝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其義可  
見也孔子亦釋之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夫  
堯舜大禹所以為德唯斯已矣文思文明文命之義  
可見也如易懿文德亦謂君子觀風行天上而下不  
及物之象當善修禮樂之教以使之及于下也小畜  
之義可見已詩曰矢其文德協此四國亦謂布禮樂  
之教和之也齊大史子與之稱孔子曰文德著矣者  
對湯武德言之亦謂孔子修六經之績也衛將軍文  
子稱孔子曰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謂孔門

之教東修之徒以四術成其德也

**進德者**謂進於德也。孔門之教不以精微廣大之理教之。先導之以忠信。夫人有忠信之德而不孝弟者未之有矣。人無忠信之德猶大車無輓小車無軌何以行之乎。故孔門之教以忠信為先也。有忠信之德而後可以至於精微廣大之域矣。故易曰君子進德又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記曰君子曰耳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久之為貴也。此之謂也。雖則云然雖有忠信如孔子者不好學則孔子賤之。故孔門之教唯學是崇。

君子學先王詩書禮樂而後文德成矣。夫詩書禮樂者聖人之文辭也。故君子之居業在修其辭矣。學其辭之久而後其誠立矣。立其誠而後足以成忠信之文矣。故文言曰君子進德修辭又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此之謂也。故孔門之教唯進德修辭豈居敬窮理心性之論乎。

**盛德者**有數義也。記曰禮書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是謂禮物備具也。昏義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道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故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謂治教備具也。鄉飲酒義曰勇敢強



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此以能行禮義言之執事曰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此以賢者言之也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此以懋其德言之也孔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遊氣之理若此可謂成人矣既成人而又加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易曰宥躬神知化德之盛也且民皆以智之至者

言之也豈非如後世所謂德之義也

**德教者謂設禮樂教之也**聖人設禮樂刑政以道化民愛莫大焉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是也豈知子產之惠愛民而弗能教焉哉故孔子以衆人之毋非之也故聖人所以愛民者設天地四時之官以施禮樂刑政以安之夫然後謂之德教也愛之理心之德豈不佛氏之仁哉

**德法者德之與法對言也**德者謂有德之人也法者謂建百官命六卿正其事也此所謂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者也非如後儒所謂德與法也執事曰為政以

德以治夫德治者御民之具也猶御馬之銜勒也此  
以有德譬焉也以六御譬焉也以治譬焉策也故曰夫  
人君之政執其善策而已又曰德治者御民之本也  
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摠治焉又曰此聖人所以御  
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又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  
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則治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  
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此德者謂  
有德之人也法者謂設天地四時之官以立民極以  
御天地與人事也非如後世所謂德法之比也  
至德者謂德之至者也禮記曰夫道至教也聖人至德

也是以二帝三王稱至德可見也周禮以孝為至德  
是孝者行道之本也故曰道本也以尊賢良為敏德  
是敏德者人行之本也故曰行本也夏書曰黎民敏  
德此謂君臣懋其政教則國治而衆民皆疾修德也  
康誥曰蔽時忱丕則敏德此敏德亦謂疾修德也王  
者斷天威非忱之義以行其政則民大法之敏修德  
也此二者與周禮之義異焉周禮人以事師長為弟  
德弟德者順行之本也故曰知逆惡也孔子述周禮  
之義以說孝經故以孝為至德以弟為順德以禮樂  
為要道此以人之行莫至於孝人之行莫順於弟合

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莫要乎禮  
樂故也孔子稱泰伯示以孝義以孝讓季歷也稱  
文王以恭義以恭服事于殷也泰伯讓季歷至于武王遂有  
天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服事于殷是其恭讓所以  
為至也此自非聖人之恭讓則未足以為至德焉也  
周禮唯一孝足以稱至德矣其高行可以見也易曰  
易簡之善配至德斯至德亦指聖人之德言之也夫  
乾之德以易知之坤之德以簡能之夫物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也人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也故聖人  
之為政唯尊寬裕已夫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  
徒故聖人南面臨官不臨以高不導以遠大域之中  
而公治之精智而畧行之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  
柔之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之謂也大傳以君  
子之道讚易者也故以乾坤之德配之聖人之德以  
諧義之之言已

**懿德**亦謂賢者也或以為德之名也詩曰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又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皆謂賢者也朱  
子以為己之德非矣曰明昭有周式序在曰天監有  
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其義可見已如左  
傳以懿德與昏德對言又以讓為懿德此與爭心對

言故以為德之名也此與詩之義異也

新德者盛德之名不懈怠之義也君子學先王之義致  
致黽勉夙夜匪懈終始如一豈不盛德乎哉易曰日  
新之謂盛德此之謂也書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又曰  
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易曰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聖人尊日新之義  
可見也孔安國不懈怠之訓終始不衰殺之解豈  
不宜哉古人之解書簡易通而有用今日何其到  
于此乎後人之解書高遠難通而無用今日何其不  
通之甚到于斯乎大學湯之盤銘之義亦同義也君

子懋厥事致致匪勉夙夜匪懈豈不新其德乎盛德  
之言不亦宜哉

曰明俊德曰明明德明俊民皆同義謂顯用有德之人  
也帝典曰明俊德此與周書所謂明我俊民以克俊  
有德同義也謂帝堯登庸虞舜以任之政也如俊人  
俊民俊彥顯俊二俊俊有德之俊謂賢者也荀子引  
之作明明德亦同義也謂顯用明德之士也大學作  
峻德古文尚書作峻德同義也後世以峻訓大也以  
峻訓大則與明明大德同義也又謂顯用大德之士也斯  
非明己之德之義也蔡沈以俊德為堯之大德然至

于俊人在官等語不能以大訓之以千人之俊百人  
之入解之其誤可見也大雅曰帝選明德事夷載路  
斯指文王言之也周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又  
曰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又文侯之命曰公顯  
文武克慎明德左傳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藩屏周此皆顯用明德之士義也又雖無俊  
明之字有顯用有德之士義也康誥曰克明德慎罰  
此之謂也孔子為齊景公解之曰克明德者能顯用  
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  
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眾不謂已

德之明也又多方曰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同  
義也文侯之命曰用爾顯德亦同義也左傳申公巫  
臣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  
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孔安國解康誥曰文  
王能顯用俊德慎刑罰以為教首漢人所以奉古  
訓於是乎可見已故明德者非已德之明之謂顯用  
俊德之士之義也宋儒大學之解豈不誤乎此明明  
德與明德同義也不必拘俊明字也故大學引康誥  
可見也夫聖人建大學設庠序在明明德之士已矣  
然其能顯用俊人之士舉而任之者匪能眷明天命

之人則弗克焉故大學引大甲職是之由其所謂明  
命猶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之明命也唯指天所  
命已夫人之知人各於其倫賢則知賢愚則知愚故  
顯用俊庶有德之士匪能眷天命以聰明者不能也故  
曰冒冒明也尚書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此之謂也故  
明德與明明德無以異焉皆顯用俊德之士之義也  
左氏所謂傲狼明德亦謂傲狼明德之士以亂天常  
也

**戴記**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謂平天下之義也又不謂  
已德之明也何則下文曰其家既而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而未嘗謂明明德於天下則其義可見也又  
其下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所謂修身在正  
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此五者上文註解而其條理  
不紊猶貫珠而未嘗謂明明德於天下在治其國則  
明明德於天下者謂平天下之義彰乎其明矣哉先  
儒多費其說皆無用之辨已上下不成其義者有錯  
簡顛倒而已夫物也者謂古之三物之教也物有本  
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十女字當屬國  
治而后天下平之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之上

也故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識意識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  
而后天下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先後則近道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  
治者不且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  
知本此謂知之致也此之一百有六字致知格物註  
解也其義不紊示如貫珠豈待註解乎鄭玄曰致或  
為至則致與至通用可見也故知知至者知致之義也  
斯謂學者知三德三行之為本以務之則為致其知  
也孟子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亦與此同意也由是觀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平天  
下之義彰々乎明矣哉

**太甲**曰允思厥祖之明德克終允德召誥曰保受王威  
命明德君陳曰禾稷非馨明德惟馨魯頌曰明明魯  
侯克明其德易曰明在地上晉君子以自昭其明德又  
此明德者以明在民上言之左氏傳成轉引詩其德  
克明而釋之曰照臨四方齊侯使來告成三國使衆  
仲對曰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宮之奇曰若晉取虞而  
明德以為馨香神其吐之乎臧文仲曰先王之明德  
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臧武仲曰且夫大

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  
而懲無禮也晏平仲曰晉軍宜其明德於諸侯恤其  
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祝鮀曰  
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身皆泛稱君德  
而已不必拘明字矣謂其德著明衆所皆見也故多  
以稱在上之德焉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于高德  
之休明雖少重也其好曰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  
有所底止史趙曰自幕至于釁使無違命舜重之以  
明德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子孟  
僖子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皆

汎稱聖人之德而已不必拘明字矣然亦以其德顯  
明衆所皆見言之朱子虛靈不昧主心學字古所無也  
仁齋先生以聖人之德光輝發越為解僅以解中庸  
引詩予懷明德而已皆求之太深之失也不取六經  
不考左傳六經非偽書左傳非僻書皇家未之考果  
何謂也

**玄德**對明德言之書曰舜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孔安國  
曰玄謂幽潛也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也是  
也此謂舜雖有聖德在下則稱之玄德也及其為天  
子則稱明德也老子玄德者與之異焉唯謂其德之



幽妙者已非聖人之道也

兼德德用皆謂舉用賢者也周書曰先王惟德之用和  
懌先後迷民用先王受命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  
命又曰王人罔不兼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又曰文王  
惟純佑兼德迪知天威乃惟時立人昭文王又曰非  
我有周兼德不康寧皆謂舉賢者也書又曰經德秉  
哲亦謂常有德之人執用明智之人為輔相之臣也

聖賢二十三則

聖者德之名而作者之稱也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明表記曰後世雖作者也虞帝弗可及也也矣

有

允命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禮運曰聖人作則  
巧言曰秩々大猷聖人莫之夫制禮度作法則莫大  
猷者匪開國天子則弗能焉故聖亦王者之稱道之  
極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荀子曰聖人者道之  
極也可以見也天古之天子有聰明濬哲之德而合  
於天地爰通無方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窮萬事  
之終始協慶品之自然有所制作功侔神明萬世莫  
弗被厥德所謂伏羲神農黃帝小昊顓頊皆聖人也  
然其所制作者不過飲食衣服宮室器物之屬故正  
德之道未立禮樂未興後世莫得而祖述焉至於唐

虞統諸古建百官乃命伯禹為司空治水俾棄為  
后稷播時百穀而後六府修矣命契為司徒敷五典  
使皋陶為司寇明于五刑以弼其教而后正德之道  
立矣命垂為共工立成器然後天下之用利矣命益  
為虞順四時之理奉天地之性用水火金木而不害  
其所生而後飲食必時人各厚生草木鳥獸厚成其  
生也故氏薙氏及月令所載是也命伯夷為宗伯以  
教三禮命夔為典樂以教六樂而後民厚樂其生也  
樂記所載是也夫君子入官之憂在讒言故命龍為  
訥言以遠讒說而后百官厚其樂生也九人之功既

敘而六府三事允治九敘歌之而九韶之樂作矣豈  
飲食衣服宮室器物之比乎君子以成德小人以成  
俗刑錯不用天下大治王道肇基矣是人倫之至參  
贊造化有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立以  
為萬世之極於是乎天下後世之人靡弗賴焉其書  
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此之謂也虞  
書記舜五十年政事唯斯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  
帝弗可及者於是乎可見也故孔子稱之曰德合於  
天地愛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  
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

德觀不識其鄰此謂聖人斯非虞帝孰能如此乎五  
子之歌伊訓周官仲尼之所祖述者唯唐虞已矣仲  
尼又序書斷自唐虞者為是故也故作者之謂聖者  
大形容其德之辭也

夏商周三代聖人亦皆遵堯舜之道以經緯天地以辨  
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立一代之極所謂秩  
秩大猷禮之大分而孔子之所以憲章者而傳記所  
謂三代之道者是也蓋歲月弗友人也世遷風俗日  
澆以汚以衰群諸川流滔滔不可得而挽也三代聖  
人知其若是乃因前代禮樂有所損益以維持數百

年風俗使其不遽趨衰者於是子存焉夫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作者七人皆開國之祖也其聰明睿智之  
德厚諸天性兼備衆美而廣大高深莫不備焉者豈  
可名狀乎祇以其事業之大神化之至無出於相上  
帝以制作禮樂罷綏四方之上焉者故命之曰聖人  
已孔子曰作者七人矣此之謂也若唯以其在己之  
德則無天子與君子之分矣若以平治天下之仁命  
之則後世賢王亦爾制作禮樂具其美者故以命先  
王之德爾

古稱聖人者皆王者也開國大祖也匪仁者之比也故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其義可見已古匪王者而稱  
聖人者唯伊尹周公孔子耳伊尹周公非王者而均  
稱聖者伊尹則相成湯太甲而建公之基周公則  
相武王成王而咸秩無文而制禮作樂而萬世賴之  
均稱聖人者不亦宜哉商書曰幸求元聖與之戮力  
韓宣子孔子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  
王也古以二公稱聖人可見已至於孔子則天縱之  
將聖雖然生不遭時天不降大寶故不能當制作之  
任而為東周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蓋方其時先王之  
道廢壞已極先王典籍錯亂無紀乃有非先王之道

而命以為先王之道焉者如管仲制國鄙者具也有  
先王之道而黜不以為先王之道焉者如老子是也  
是非淆亂不可得而識也孔子訪求四方整羣而正之  
然後道大集於孔子而六經於其手書故齊大史子  
與讚之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乃論  
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  
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譜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  
式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其義可見也且孔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故述而不作然其一二所  
與門人言禮樂者制作之心可得而窺矣故當時高

第弟子如索我子貢再有若既稱以為聖人者不  
劫以其德亦為制作之道存故也荀子曰聖人也者  
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其矣百王之道一其矣故詩  
書禮樂之歸是也斯亦贊孔子辭也段使無孔子則  
先王之道已久矣修詩書禮樂而後先王之道永存  
焉故千歲之後道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雖邪說  
異教之徒亦莫有謂孔子非聖人者則索我子貢有  
若冉有之言果徵於今日焉耳矣夫孔子之德至矣  
然使無索我子貢有若冉有子思之言則吾未敢謂  
也聖人也以我非聖人而不能知聖人故也夫我以  
吾所見定其為聖人僭已僭則吾豈敢我姑以衆人  
之言定其為聖人無特操者已無特操則吾豈敢雖  
然古聖人之道藉孔子以傳焉使無孔子則道之已久  
矣千歲之下道終不屬諸先王而屬孔子則我亦見  
其賢於堯舜也已蓋孔子之前無孔子孔子之後無  
孔子吾非聖人何以能定其名乎孔子之德既明且  
哲而修六經傳之千歲之下其績賢於堯舜遠矣故  
比諸古作者以聖人命之耳徒以智稱孔子豈足以  
盡孔子乎以修六經稱孔子者以不天縱之之故也  
若天縱孔子必降大寶必為東周已豈唯修六經乎

**論語**曰太宰曰夫子聖者興何其多能也家語曰魯人  
聞孔子為政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又曰齊  
景公稱孔子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又曰善哉聖  
人之治過人遠矣又曰陳侯稱孔子曰吾乃知聖人  
之可貴也師襄子稱孔子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  
操也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  
諸侯之病也此匪如宰我子貢有若所稱之德也以  
智之微妙言之以此稱孔子之德豈足以盡孔子之  
以道傳千歲之下緒哉夫晉夫然後之以盡孔子之  
**德矣已**

**有**尊稱聖而指聖帝者詩曰聖敬日齊夏書曰聖有謨  
訓明徵定保商書曰敢侮聖言又曰聖謨洋洋嘉言  
孔勣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論語曰畏聖人之言  
此皆指聖王言之

**有**以聖人為大人者易文言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  
以聖人為大人者也其餘易所謂利見大人者此與  
小人對之名也皆指貴尊之人言之也論語曰畏大  
人之言是皆指尊貴之人言之也非謂聖人也

**有**以聖人稱後德明哲格王平格哲王者書曰克明俊

德以親九族此謂堯之舉舜以任之政也尚書曰知之曰明哲明哲會作則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又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周書曰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又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又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詩云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斯皆指聖人言之也

**有以聖人為君子者如詩曰凱悌君子民之父母禮運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論語以孔子為君子身也**

**右以聖人稱濬哲聰明者書帝典序曰帝堯聰明文思**

舜典序曰堯聞之聰明舜典曰濬哲文明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秦誓曰曷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皆稱聖人者也夏書曰乃聖乃神此謂帝堯之智神明不測者也堯命曰明哲會作則左傳引之作惟聖作則則古以明哲為聖者可見也故後世以聖訓通也鄉飲酒義曰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荀子曰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此以聖訓通可見也故毛萇詩傳以通聖解之孔安國尚書傳亦以無所不通解之鄭玄注禮記以通解之此古來相傳之

說也由冉有子路子貢之言觀之孔門亦有其說也  
冉有曰夫子大聖無所不該文武並用兼通也子路  
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也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  
子貢曰夫子徒無所不知也斯古聖典通通用可見  
也故以無所不知無所不通解聖也顏回曰撤武仲  
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又左傳  
稱撤武仲兩行人譏其非聖人是古未皆智之微妙  
者以為聖者而非作者之聖也詩曰維此聖人瞻言  
百里易曰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  
唯聖人乎孔子曰禮猶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默歆  
之中事之聖人矣此以智之至微者為聖人也又非  
作者之聖也

**君陳**曰凡人未見聖已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秦誓曰人彥聖其心好之此以盛德稱聖者也孔安  
國以聖為聖道非也緇衣以聖為賢者也引詩徵之  
是也

**商書**曰后從諫則聖又曰后克聖臣不命其美又曰股  
肱惟人良臣惟聖周書曰聖時凡若又曰僕臣諛厥  
后自聖國風曰母氏聖善小雅曰臯曰予聖誰知身  
之雌雄又曰臯父孔聖作都于向又曰國雖靡止或



聖或不古又曰人之齊聖飲酒過克又曰靡聖管々不  
實於會斯類皆以深智為聖也孔子曰聖知之萃也  
其義奇見也又非作者之聖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孔子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斯皆謂人能思惟  
之則為聰明也多方聖者對狂言之洪範聖者對蒙  
言是與作者之聖異焉

周禮六德曰智曰聖是彼聖人之德而二之以為君子  
之德蓋人之性不同其猶面然故其智有能通政治  
之道者命之曰智又有能通進賢與功之道者命之

曰聖此司馬之材也故孔子曰賢能而失官爵功勞  
而失官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  
馬此之謂也故其所謂聖亦匪若聖人之德焉皆以  
君子之德言之唐虞設九官乃有九德周人建六官  
乃有六德皆其官所成之德也德以性殊德成而官  
之虞周官制之異其立德所以不同也智者冢宰之  
材也孔子曰冢宰之官以成道也此以道與法教之  
民生其智之故也孔子曰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此之  
謂也和者司徒之材也孔子曰司徒之官以成德也  
此以敷立典教彝德民和睦之故也仁者宗伯之材

也孔子曰宗伯之官以成仁也此以喪祭之禮教親  
親尊之之義民致愛之故也聖者司馬之材也孔子曰  
司馬之官以成聖也此以進賢稱能多出賢聖之人之故也  
義者司寇之材也孔子曰司寇之官以成義也此以刑罰  
禁暴亂則民得其安故也忠者司空之材也孔子曰司  
空之官以成禮也又曰不忠失禮又曰禮者所以制中也  
遂轉中為忠孝經韓詩作心臧之可見此人有忠信成禮  
故曰不忠失禮已王肅曰禮以忠信為本豈不然乎鄉飲  
酒義曰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此司空之官以掌畜藏而  
富為職則民盡其忠之故也國語曰考中度衰忠也孔子稱  
子路之德曰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實其義可見  
也故家室以典經邦國統百官教萬民為要務也司徒敷五典  
和邦國成民德為要務也宗伯五禮治神人教親為要務  
也司馬掌邦政進賢興功設義辨位簡稽鄉民而出賢聖  
為要務也司寇掌邦禁詰姦匿刑暴亂以使民得其義為要  
務也司空掌邦土以居四民內地利以富邦國使民盡中心為  
要務也以此觀之聖智之分可見已周官曰智仁聖義  
中紀此亂其序也猶以朝覲宗遇之名易其序也依  
家語則當為智知仁聖我忠也此六官所成德之次  
序也已

商詩曰聖敬日濟高書曰我商王右昭聖武又曰聖謨  
洋々周書曰成湯克齊聖廟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又曰昔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官咸懷忠良上古以  
來未嘗有以湯武弗聖人者也後儒有謂湯武非聖  
人者是無忌憚之甚者也其說本於誤解孔子武未  
盡善孟子性之身之焉殊不知孔子語樂而未及舜  
武之德孟子但言堯舜聖知而湯武乃學堯舜之道  
以成其德耳豈優劣之論乎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作者七人其所制作禮樂政教君子學焉故祀諸學  
記曰始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曰天子將出  
征類乎上帝宜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地受命於  
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及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是  
學無所祀之神何所受成何所告詩曰既作泮宮淮  
夷攸服矯々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在泮獻功是其事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  
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魯義曰  
天子設四學是天子太學兼四代之制合祀四代聖  
人者審矣夫古者祭祖配之天則祖宗與矣一矣是  
天子興大事其所受命唯天與先聖已書曰受命文  
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々天命

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曰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  
武者罪及三世是君子所畏亦唯天與先聖已知孔  
子以其堂之詩喻子羔則雖異代聖人其尊崇之若  
是其至也況夏之於禹商之於湯周之於文武皆開  
國太祖道躬自出天下無曾賤奉其禮樂法制不敢  
違之太甲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君陳曰惟申先王  
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  
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固缺此殷周之人奉  
其禮樂法制若茲其至也豈奚議之為古之道為爾  
故孔子而上莫有復少聖人之德者矣易曰革而信  
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以天地革而  
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此孔子以湯武放伐為順乎天而應乎人後儒非之  
何無忌憚之甚也

夫聖人亦人耳人之德以性殊雖聖人也其德豈同子  
而均謂之聖人者以開國太祖而制作之故也唯制  
作之迹可見矣就其可見以命之而曰作者七人矣  
而不敢論其德尊之至也古之道為爾後儒貴精賤  
糶之見為重於內故不知禮樂謂之道又不知聖人  
之稱因制作命之也徒以其德論之而不知德以性

殊也德之殊不足以病其聖也忘意謂聖人之德宜  
一焉而睹其者殊則曰孔子優於堯舜矣曰湯武非  
聖人矣豈非無忘憚之甚者子尋其禍端亦昉於子  
思蓋子已子思作中庸書算贊孔子之德孔子非生  
而知之者學先王之道而成者也故子思言學可以  
至聖人不唯生知為聖人故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  
而致也雖然子思乃謂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  
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之義不道  
求為聖人也夫孔子非作者之聖故唯以其德言之  
然子思孔子之孫而親見孔子其所傳之未渝也故  
其論道必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論孔子必以雖  
善無位不能制作禮樂古之道存故也

孟子之時墨翟鄒衍刑名之流皆有所創作各以為道  
是孔子所謂不知而作之者也夫齊侯陳侯師襄子  
及孟子皆以德與智言聖而不復及制作然其意謂  
古之聖人皆平者也作者也孔子非王者又非作者  
也故以孔子比古之聖人難乎為言於是乎旁引古  
之賢人德行高者比諸孔子以見孔子之盛也是其  
以夷惠為聖人古取無而孟子取諸其臆以濟一時  
之辨不復顧其有後於者雖非其罪亦其過也已

夫上古聖人聰明睿智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乎其  
德之神明不測豈可得而窺乎故古之學而為聖人  
者唯湯武孔子耳故古之善學聖人者必遵聖人詩  
書禮樂教以成德子思所言是已故曰學必由聖  
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  
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豈不然乎哉孟子雖言  
不及禮樂然其所謂人可以為堯舜者亦唯謂服堯  
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而已矣不必求為聖人也  
後儒乃不察三子所以言之意其意求為聖人於是  
乎欲詳論聖人之德以為學者之標準遂有聖人之

心渾然天理陰陽合德不偏不倚之說是其操心之  
銳以聖智自處喜測其不可測者而以不可學者強  
之人人其究必立德之聖者以律之則其優劣古聖  
人之德亦勢之所必至也其說雖根於孟子然所附  
益豈小小哉要之不學古訓之過也已子曰誣文武  
者罪及三世學者其思諸

賢者亦有德之稱也古賢人聖人之名未嘗有所階級  
之也稱聖人者開國太祖也以作者命之賢人者故  
泛稱材德言之夫制作禮樂匪開國天子則弗能焉  
故聖亦王者之稱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義可見

也。五儀所論亦賢者以言行材德之盛言之。至於聖人則以德合於天地明並日月化行如神窮理協性敷大道而成情性言之則聖賢者有位無位之差可見。己易曰：聖人大賢曰位。且虞舜雖至聖哉，在側陋陶漁為業，則不能作禮樂，不能制度，不能考文，唯以魚豢之孝沒世，已竟登庸，舜納之百揆，大錄而撰其政，而後得制作禮樂也。其逮乎格于文祖而闢四門，達四聰，任二十二人，而後禮樂大備，而格于上下萬世，永賴之後世，雖有作者，所以弗可及於其子在故。聖賢者有位無位之辨，而絀乎其華名也。非差而降之書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此以禹為賢，則聖賢之名非差而降之。易曰：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易大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段令後人措辭，必曰聖人，故知賢人泛稱已。至於楊子雲始曰聖人之言，如天賢人之言，如地，自是之後，聖賢遂為階級之名，遂有聖賢傳之言也。殊不知如以聖人之言為經，則如易彖傳象傳何？彖象傳孔子所作也。至於今謂之彖傳象傳，則其言之妄亦可知也。至謂孔子大聖，顏子亞聖，孟子亞聖。

之次則亦竊倣浮者如來菩薩補處之稱可謂近戲也

**有以賢人稱惇德俊人俊彥俊民者**夏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變夷率服又曰俊人在官百僚師師尚書曰有求俊彥啓迪後人又曰有求招俊人列于庶位周書曰俊民用章又曰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又曰籲俊尊上帝又曰三有俊克即俊又曰克用三宅三俊又曰灼見三有俊心又曰以克俊有德又曰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此皆指賢者言之者也宋儒以俊德為己之德者其誤可知也

**有以賢者稱哲人者**詩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又曰靡哲不愚又曰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又曰其維哲人告之詒言順德之行又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尚書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周書曰夾邦由哲又曰經德秉哲又曰哲人惟刑有無疆之辭是皆以賢稱之者也

**有以賢人稱吉人吉士者**如周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又曰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又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又曰大史尹伯廉常吉士又曰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詩曰有蕚懷春吉士



誘之是也

有以賢人為義民義德者周書曰三宅無義民桀德惟  
乃弗作又曰不敢替厥義德又曰惟以爾多方之義  
民不克永于多享是也

有以賢者稱彥者尚書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周書曰  
惟成德之彥以人我受民又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詩曰邦之彥也是皆以彥為賢者故古訓多以美士  
解之

有以賢人為忠直者德者造壽苟黃髮良士良人老成  
人者尚書曰逆忠直遠者德周書曰者造德不降我  
則鳴鳥不聞又曰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又曰尚猷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力良士旅力旣愆詩曰好樂  
無荒良士瞿々又曰良士蹶々良士休々又曰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惟良折獄罔不中詩曰維此  
良人弗求弗迪又曰維此良人作為式穀又曰匪用  
其良覆俾我悖是皆賢者之稱也老人多賢者故以  
黃者壽者耆者黃髮稱之

格人亦賢者之稱也如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可見耳如  
曰先格王曰平格者指聖人言之如天壽平格之義  
可見也

君子小人二則

君子亦有德之稱也。對小人之稱也。故或謂之大人。皆賢者之稱也。君子者在上之稱也。子男子美稱而尚之以君。君者治下者也。王公以下至士大夫皆以治民為職。故君以尚之。子以稱之。是以位言之者也。禮運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君子。易以大人稱之。其餘稱君子者多。以在上稱之者也。雖在下位。其德足為人上。亦謂之君子。是以德言之者也。故論語以孔子稱君子也。古之人學以成德。則進之士。以至大夫。周官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王制俊選造進士之法。可見已。故曰君子者成德之稱也。易以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為君子之終也。五儀所論亦泛稱材德者也。孔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其所以命君子者以仁德也。後世儒者不知先王所以制作禮樂刑政。老莊內聖外王之說。淪其骨髓。遂忘先王之道。為治天下安民之道。故其所謂君子者。多外仁以言之。其失之遠甚焉。其所謂仁亦或以慈愛言之。或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言之。則雖有孔子之言。無能救於其謬。豈不悲乎。學者以論語家語大小戴

記言君子言仁諸章求諸君安或不失焉耳矣先  
王孔子之造士唯詩書禮樂而已故君子修辭達政  
以禮樂文之是謂之盛德外乎此而語成德以心以  
理皆非三代論君子之義也學者其思諸  
小人者不肖者之稱也民之有德行道藝者皆并子學  
而後為士大夫此謂賢又曰君子曰大人也其不肖  
者皆從事稼穡故古以不肖者為民之稱也謂之小  
人者對大人之名也謂之不肖者對賢之名也民之  
所務在營生故其所志在成一己而無安衆兆民之  
心是謂之小人其所志小故也雖在上位其操心如  
此亦謂之小人也或王位言之或王德言之所指不  
同而其凡為稱小人之意皆不出此矣書謂之愷民  
愷人家語謂之庸人也盤康曰相時愷民猶魯顧于  
箴言立政曰罔有立政用愷人又曰立政其勿以愷  
人其惟吉士罔命曰爾無昵于愷人五儀曰庸人者  
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  
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閉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  
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其余論小人者主德言之  
後世諸老先生所為之道皆淑身之說勝而無安民  
之心口不吐訓格之言

而不成其法嚴而不

治皆不免小人之歸學

辨名補第卷第四終

